

四个中国人

雷建军 梁君健 焦瑞青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4006862

K825.7

122

雷建军
梁君健
焦瑞青
著

四个中国人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航

C1690210

K825.7
122

02830071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个中国人/雷建军, 梁君健, 焦瑞青 著.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302-33685-3

I. ①四… II. ①雷… ②梁… ③焦… III. ①民间艺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7728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装帧设计: 甘 玮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李红英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8.125 字 数: 132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8.00元

产品编号: 055253-01

四个中国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社会功能研究

序

一谈到中国人，我们通常想到的符号是老子庄子、秦皇汉武、蔡伦张衡、李白杜甫。作者们在这里给我们展示的不是符号化的中国人，而是用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中那样的笔触呈现的四个具象的、有血有肉的、凝练一方水土的普通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由一个个华县的吕崇德、衢州的程宵春、榆林的高喜业、赞皇的池素英们组成的整体。他们生活在黄河、长江边上，延续着几千年承传的民俗，在可以自给自足又不断地尝试与外界融合的过程中，坚持着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循环。

在照相般写实的笔触中，我们看到了光影中的深深皱纹、纸浆中的厚厚老茧、喜曲中的丝丝心酸、鼓词中的段段情怀；而透过细节和色彩，我们又分明看到了崇德演皮影的沉浸、宵春打纸簾的专注、喜业唱酸曲的投入、素英跳扇鼓的惬意。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可能关注的是江河倒流、天地色变、叱咤风云、伟人英雄。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细节，是平淡，是滴水穿石，然后才是沧海桑田。

物质生活可以丰富，活动空间可以拓展，生产方式可以提升，但人性、人情、人心的呈现是不变的。传播决定传承。谢谢建军、君健、瑞青三位青年学者，用细致的观察、朴实的语言，在当今嘈杂的氛围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对中国本质的冷静思考。

希望读者们从这四个普通的中国人中读出乡土，读出民俗，读出社会，读出人心。

是为序。

熊澄宇

2013年7月17日

前言

今天，“中国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名字。

网络上的中国人光怪陆离。

电视上的中国人不食人间烟火。

生活中的中国人，要么经常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管你是否怀孕，是否有心脏病；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是否还流着唐诗宋词中那些有情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们是否还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的后裔？我们是否还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抑或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想象，中国只是一个地名而非文化名称，因为自从孔子痛心疾首地说礼崩乐坏之后，礼乐再也没能恢复，如同秦晖教授用尽半辈子实证研究而无奈地笑着说，那种士绅与农民温情脉脉的乡土中国从来

就没存在过。

2007年开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这期间我们在陕西华县遇见了演皮影的吕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见了打纸簾的程宵春，在陕西榆林遇见了唱红白的高喜业，在河北赞皇遇见了跳扇鼓的池素英。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

演皮影的吕师，从地主娃到皮影艺人，一生命运多舛，但弹起月琴，就如泣如诉地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拿起锄头就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城里塬上两头跑，日子紧紧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

打纸簾的宵春，上班在化肥厂装尿素，下班回自己家织簾子，传承千年的宣纸仿佛只在他一个人心中，对工业化的鄙视与屈服都在他的声声叹息与滴滴眼泪之中。手闲了练字，心闲了吹箫，身闲了捉鱼，琴棋书画只是生活中的玩意儿。

唱酸曲的喜业，一生走南闯北，落叶归根，做起了“下贱人”，在大俗的红白喜事上靠作践自己搏名搏利，但在夕阳下放羊时一首首酸曲从心底涌出，那是一个拥有无限温暖的精

神世界，单纯而悠远。

跳扇鼓的素英，在穷山沟里乐活着，一闲下来就打扇鼓。农村人有说不出的美感，吴冠中说，他在乡间作画，画得好的农民便说，这张画美；画得不好了，农民们说，这画很漂亮。农民在心里知道“漂亮”和“美”的区别，素英也是如此。

是什么赋予了这四个人，四个普通中国人，当代社会梦寐以求的自律与快乐，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相对的单纯与宁静？我们试着用镜头、用特写来关注他们，用参与式的观察来审视他们，用长时段的沉淀来思考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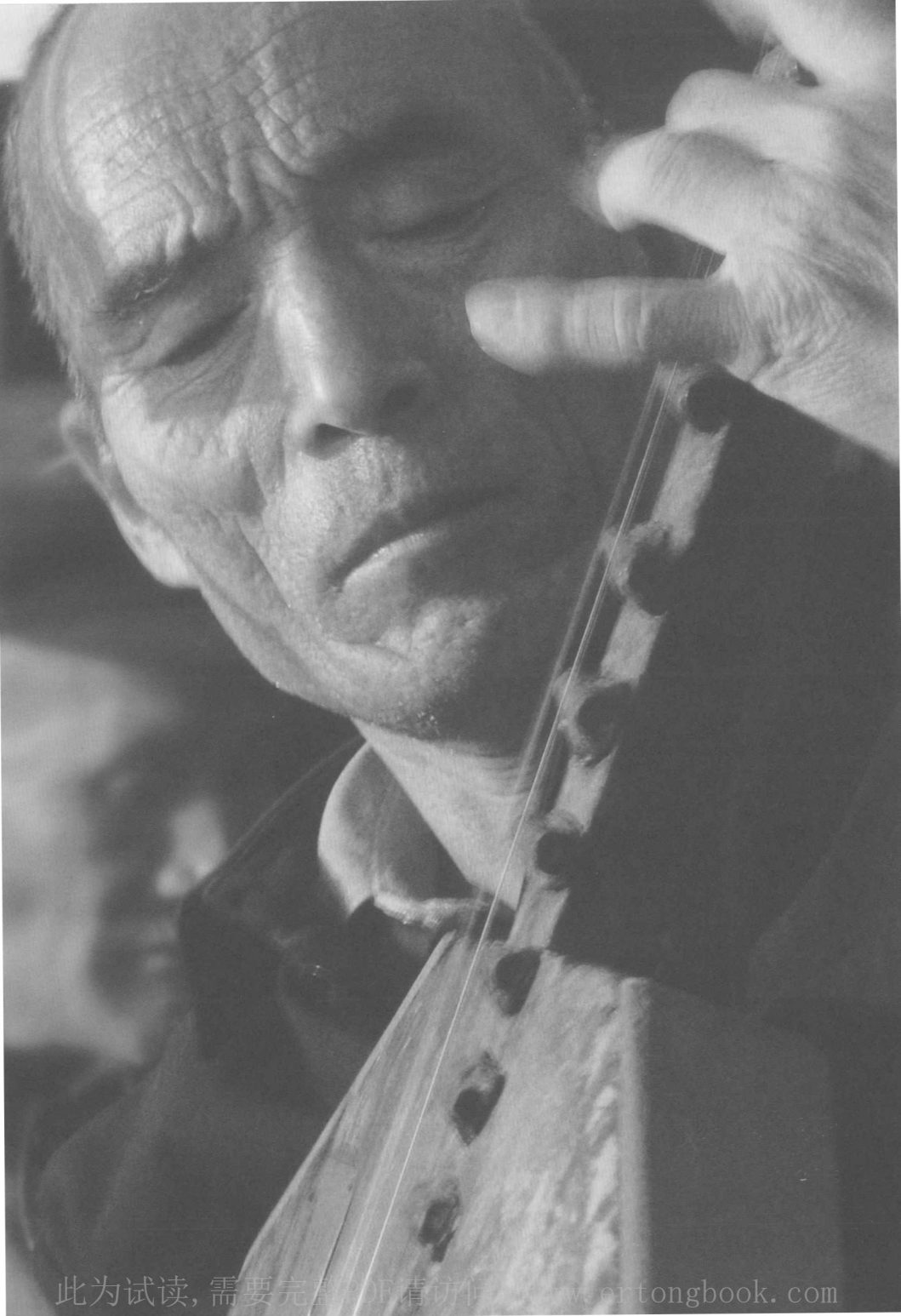
我们发现，传承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机制。皮影戏的师徒传承、打纸簾的父子传承、二人台的江湖传承、扇鼓乐的同伴传承，总之在一点一滴中，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有传承的目标，戒律被无形中树立，文化被无形中继承，人被无形中塑造。这种机制与现行的社会教育体系不同，它没有批量生产，它没有急功近利，它没有锦标竞赛，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这些是以前在社会教育不发达的状况下，每个中国家庭都有的。

我们发现，“有闲”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条件。传统农村生活中，忙闲有时，忙闲有度，春忙夏种秋收冬闲，大可以玩

个尽兴。工业生产、商业活动透支了人们的闲暇时间，人们更习惯将碎片化的时间花在媒介上，人们更习惯媒介化的交流而不是真实的生活，殊不知媒介使人焦躁。闲是和欲望成反比的，这四个人都不算富裕，但欲望有限，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闲和闲出来的情趣，有情趣则不焦虑。

我们发现，市场化可能是泯灭他们的催化剂。市场对规模的追求，对速度的追求，对成本的追求，归结成一句话对利润的追求，可以彻底颠覆一对一的传承模式，同时也可以用便捷低廉的方式俘获卷入市场的民众，所以传统文化生活先从城市淡去，然后再从农村淡去。这不仅关乎文化，也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的心性，老一代有文化没知识，而新一代有知识没文化。这种趋势也许无法阻挡，也许没必要阻挡，但我们可以市场的洪流中，看到多元的存在，向历史习得更好的精神生活。

四个中国人，简单而有趣的微观生活，可以有宏观的升华，但还要回到微观，从四个回到更多人的微观世界，让更好的精神生活在微观、在日常生根发芽。



目 录

吕崇德 001

程宵春 053

高喜业 119

池素英 181

后 记 244

吕崇德

1949年的清明节，吕塬村村外不远处的吕氏宗族墓地上正在举行每年一次的祭祖活动。这一年吕崇德6岁，祭祀完毕后，他抱了他这房分得的10个烧饼馍一路小跑，回到家中。他的家庭本是殷实的地主之家，不过民国十七年关中地区的匪患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吕崇德的正值壮年的爷爷被土匪打死在家中，家中正房也被烧毁，只有一间门房和门楼、砖墙幸免于难，那年吕崇德的父亲才十几岁。随着爷爷的死去，家道直线没落，解放前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男丁。然而，解放后土改的时候，虽然家中有50多亩地，但因为只有三口人，按照人均占有土地的规模，被划为地主。除了吕崇德家，吕塬村还有其他两个刘姓的地主。这次意外的身份划分，让吕崇德从少年时代起就与皮影戏结缘，并把这种缘分延续到一辈子。

1949年清明节之后一个月，华县和渭南得到解放。解放军进城后在渭南创建了军政大学，为新的国家培养基层干部。开学的那天，21岁的郭树俊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了这里。郭树

俊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给商铺当伙计，常常往来于山陕之间，贩卖大宗货物。后来解放战争打响，战火烧到山陕地区，郭树俊才停止生意回到家中。1949年夏末，郭树俊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从军政大学毕业。当他穿着军装参加毕业活动的时候，郭树俊以为是要送他去当兵打仗，于是悄悄逃回华县。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郭树俊回忆起这件事情依然后悔不已：“当年我要是留下了，肯定也是个不小的干部。”

在华县县城里，郭树俊的整洁军装和精干外表引起了当地工商业者刘云峰的注意，他拉着郭树俊的手说：“我有个戏箱，你愿不愿意给我跑外交？”郭树俊答应下来，这一跑就是40年；不但给刘云峰跑过，还给其他人跑，其中时间最长的是潘京乐和吕崇德师徒。潘京乐在关中地区驰名几十年，与郭树俊的干练是分不开的。生产队时期，经常能在乡间小路上看见郭树俊的身影，他骑着二八大号自行车，前面车把上插着一面红旗，迎风飘展，后座捆着一个大喇叭，威风凛凛，被人称为“华县红”。当时所有的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他都认识，他能拉来最多的演戏营生，他的戏班生意总是最好的。

可以说，1949年的“解放”，在关中地区的皮影戏艺人眼中不过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戏里戏外见惯了兴亡成败、世

道变迁，他们知道如何趋利避害地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他们也确信，无论哪个时代，都少不了看戏、听曲、找乐的，天底下唱戏卖艺的仍然是凭本事吃饭。艺人雷全印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江湖人就是个混嘴，我给你唱戏，你给我饭吃。”不过，他们眼中的“江湖”在解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吕崇德在他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适应着这变化的江湖。

吕塬自然村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的华县境内，隶属于大明镇刘塬行政村。当地人称刘塬村周围一直延伸到南山的这片塬区为“影戏的老窝子”，华县影戏艺人以此地为多，水平也较高。这片台塬名叫太平塬，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条塬区，平均比川道高出60~80米。太平塬南侧坡底是大明镇政府所在地，北侧坡底是国道和陇海线铁路，东西两侧坡底川道各有一条公路。太平塬区分布着九个自然村，刘塬行政村下辖九个自然村中的四个，从北到南分别是刘塬村、吕塬村、苏塬村和颜塬村，其中吕塬村分为吕东和吕西两个村民小组，其他各自然村自为一个村民小组。关中台塬地区的传统作物是小米和小麦，一年两种；解放后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小米改为玉米。根据吕塬行政村会计的统计数据，1994年最后一次分地时，自

然村分地人口为457人，土地总面积近900亩。

根据访谈和家谱等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吕塬自然村的简史。太平塬地区最早的村落位于交通和水源较为便利的川道底下，随着人口的增长带来对粮食生产的压力，土地开垦情况逐渐由川道向塬区上扩展，村民居住于川道的村落，在塬上进行耕作。清朝初年，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耕作的便利，位于太平塬东侧川道的吕楼村的一户吕姓人家在塬上定居，是为吕塬自然村最早的居民。康熙年间，十公里外圣山行政村刘家堡自然村的刘汉义与吕塬村吕姓女子结婚，并定居在吕塬村，是为吕塬自然村刘姓村民的祖先。最迟清代末年开垦，吕塬自然村的宗族构成是吕、刘、颜三家，由于没有确切的田野证据，无法考证颜家进入吕塬村的历史。目前，三个宗族的人口大致相当。

如同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文化一样，皮影戏的起源也被追溯到很早的年代。姓名可考的第一位皮影戏的观众和资助人据说是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刘彻，这场皮影戏演出的主角是他死去的爱妃李夫人，从《史记》开始的一系列古籍中都记述了这个故事。根据史料推断，当时的皮影戏表演是一种利用光学物理原理的“弄影术”，与现代意义上的皮影戏还有相当大的距

离。成熟的皮影戏表演见诸史籍于宋代，当时商品经济发达，都市文化生活丰富，不但有专门的影戏表演艺人和戏班，甚至还有雕刻皮影的作坊。

宋代之后，由于北剧南曲的发展和成熟，相对于优伶表演的大戏，皮影戏作为小戏，因其表演时间（一般必须晚间借助油灯表演）和表演规模（皮影尺寸较小，观看距离较远后无法欣赏）的有限性，逐渐在都市文化生活中落到了边缘的位置。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观众规模不大，支付能力不高，交通运输不便，皮影戏反而能够借助自身轻便易行、花费较小的特点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皮影戏逐渐融入到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中，显示了作为文化和媒介形态的重要价值。

太平塬是皮影戏的老窝

